



展覽空間

The TID Award of Exhibition space

無經無緯

A Word without Longitude or Latitude

大羽營造

Deve Build

主持設計師

Chief Designer

馮羽 Feng Yu

攝影者

Photographer

馬琪 Maggie M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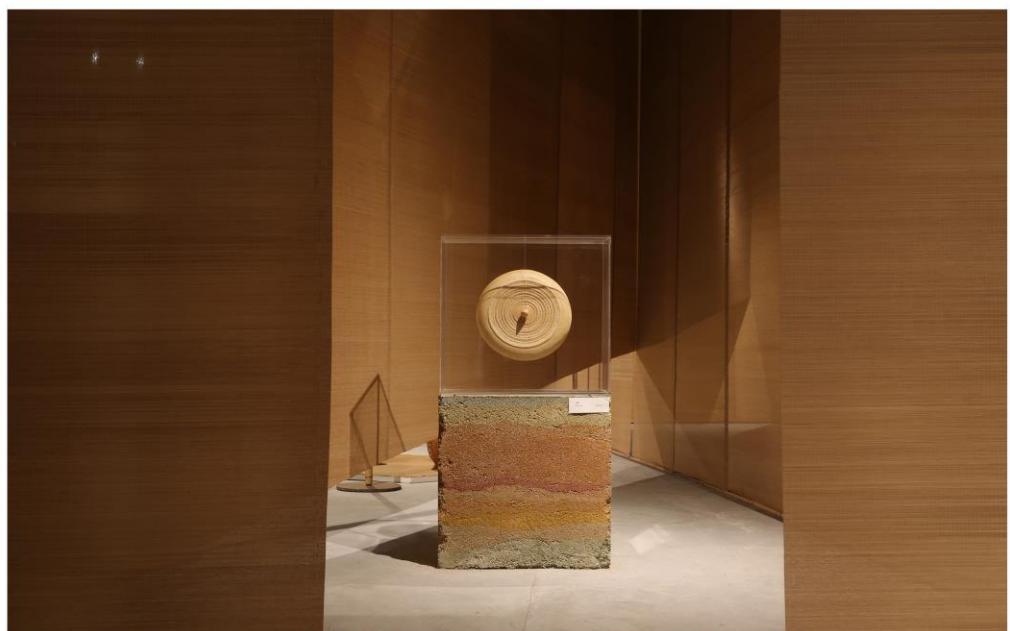


無經無緯

—— “綫下”思維

“綫下”思維之一：

當代藝術面對中國傳統民間編織手工藝的思維，或許應該是“切經斷緯”，亦或是至少需要“切經斷緯”式的思維模式。衝散、扔掉、重構、再拿來，確實需要在一個時間的長河裏，時代的背景下反復的“切經斷緯”，大膽的改變與顛覆。用一種從屬於“進化論”式的方法，優勝劣汰出一個有着清晰脈絡的傳統與當代共生的一種藝術形態，所以我們需要用大膽的“切經斷緯”，讓我們中國傳統手工藝進入一個“無經無緯”的狀態。打散的細節如同一個個飄蕩的魂魄，重新找尋到一個真實的載體，再次重生，這便是這個空間的構想生成之源。“切經斷緯”後，用“無經無緯”的思維模式去構建一個當代的三維空間系統。





以上構想，所生成的空間體系，一定會遵循一種有度的釋放和顛覆，這種“度”，便決定了空間裏的“節奏”和“質感”，更是決定了這個現代三維空間系統的獨有氣質。所以，“回到民間”這一看似與“切經斷緯”背道而馳的哲學性矛盾思維，中國傳統空間的“節奏”和“質感”，必須回到本次展覽空間構想的本源，因為這是空間的內在氣質和法度。八位藝術家的藝術品分別被置於一個獨立的空間單元，每一個空間單元被藝術家本身作品的特質所控制，形成自己獨有的“場所精神”，從而藝術品之間沒有了相互干擾。極度挑高的展覽空間，被平面分割成看似無序的經緯線，又自由圍合生成八個藝術院落，這種自由形態的院落感覺，至關重要，每個院落之間，靠各式各樣的門洞相互連接、貫穿。參觀的人，穿過這些門，從一個獨院進入另一個獨院，這便是我們傳統民間三維空間裏的節奏控制之一，也是中國傳統空間體系最精彩的地方。通過人移動的路線，移步易景，參觀完一個藝術家作品之後，自然的能感知到另一個藝術作品，所以人流不用導向，也不會產生路徑迷惑感，似乎均是順理成章而為。它精准的控制了參觀者的心理狀態，似乎在游園，又如回到過去大院生活的心理狀態。再說說“質感”，空間質感我們選擇了中國傳統的極細的竹簾來表達，這種材料當下多用于現在的茶道，做茶席之用，這種極細的竹簾，精致地編織而成，非常精彩，與藝術的精致編織形成微妙的呼應關係。另外，我想這種材料，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講它都是再熟悉不過的了，“竹簾”這個材料和“綫下”展、“編織”，這一主題以及進入展場參觀者的情緒，瞬間形成一種共鳴，無需太多文字、太多解釋，這種材料本身的氣質表達更勝過萬語千言。其實，這個三維空間體系，它自己已經在靜靜的訴說着，關於“編織”手工藝與現代藝術碰撞後產生的一切，只不過每個人感知不同而已。

“綫下”思維之二：

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，已經是“無經無緯”，從自然環境到社會意識形態，從無形到有形，真的是“無經又無緯”。不存在任何應有的秩序和狀態，無論在家裏，還是在路上；無論是在城市，還是在遠方。人們如活着一樣的生活，有錢的、沒錢的，都在宣泄着各自理所當然式的各種不平衡，我們到底是在生活裏活着，還是在活着裏生活，一片茫然、一片混亂；結婚的結婚、離婚的離婚，每個人每天、每時、每刻，都在“綫上”和“綫下”轉換着自己的思維，天上宮闕，今夕何年？秩序何堪，“經緯”何在？“無經無緯”，本來都有，本來都是。為何此時的我們四大皆空？一切皆是真如，彷如提前往生極樂般的喧雜和宣泄着一切的一切，“無經無緯”，我們無聲無息的早已把自己、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生活的社會“切經斷緯”。放眼看去，一座座青山、一條條河流、一片片田野、一個個村莊、一條條街道、張張面孔，哪有？哪還有？我們均知生而有涯，可我們却為何如此這般的極度無涯，生在這個世界、這個社會，我們的“經緯關係”到底是什么，又為何物？書賣的越來越多，看書的又有多少！茶賣得越來越貴，清醒而寧靜的喝着茶的人的又有多少！親人朋友的溝通越來越方便，可這個世界上真誠又有多少！我們的世界裏，“經緯關係”還有沒有？如果有，它又在哪裏？在當下嗎？在未來嗎？在“綫上”嗎？在“綫下”嗎？



